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

薈萃續編

北京圖書出版社

本社編

近代著名

圖書館館刊叢萃續編

北京圖書出版社

第七冊目錄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第五卷第四號 民國 27 年 7、8 月

插圖 ······

跋劉子植好大王碑考釋 ······

與周叔迦論牟子書 ······

讀《樂浪》書後 ······

三井寺藏唐過所考 ······

斯文海定樓蘭所獲繢帛簡牘遺文抄 ······

嵇康集校記(續) ······

書目叢刻 ······

棟亭書田 ······

新書介紹 ······

中外雜誌關於東方重要論文目錄 ······

第五卷第五號 民國 20 年 9、10 月

插圖 ······

中國通俗小說提要 ······

宋代提舉市舶司資料 ······

北宋本李善注文選校記 ······

海源閣遺書經眼錄(一) ······

第五卷第六號 民國 20 年 11、12 月

插圖 ······

建文遜國事考 ······

叠石名家張南垣父子事輯 ······

新羅真興王巡狩管境碑之研究(一) ······

龜氏編鐘考 ······

屬羌鐘補考 ······

敦煌叢抄 ······

書目叢刻 ······

顧鶴逸藏書田 ······

新書介紹 ······

滿洲文字之來源及其演變 ······

第六卷第一號 民國 21 年 1、2 月

插圖 ······

國立北平圖書館水火籌賑圖書展覽會目錄 ······

新書介紹 ······

俄日東方學者之噩耗 ······

館訊 ······

一九九
一五九
一六九
一七一

第六卷第二號 民國 21 年 3、4 月

宋刊漢隸字源跋	四一一
五十萬卷樓藏書目錄初編序	四一三
李笠翁著無聲戲即連城璧解題	四二九
朱子與呂成公書年月考	四四七
安南書錄	四七九
屬羌鐘考釋	五〇三
跋屬羌鐘考釋	五〇九
書目叢刻	五七四
永樂大典存目	五一三
新書介紹	五五五
插圖	五六一
唐故米國大首領米公墓誌銘考	五六四
崔顥詩集跋	五六八
題跋兩通	五六四
董解元弦索西廂記中的兩個典故	五七八
敦煌叢抄	五八四
二十年來中算史論文目錄	六一〇
清史傳目通檢	六三〇
新書介紹	六七四
New Classification of Bronzes	六八二

國立北平圖書館珍本書籍刊行會新

鴉片事略二卷

版書籍廣告

通制條格二十二卷

此元代官書。即大元通制中之條格也。卷內紀事至延祐年止。

藍英宗時重修本與元史刑法志遜合。永樂大典內所收至正

條格。分目凡二十七。今此本所存者僅戶令學令選舉軍防儀

制衣服祿令倉庫廄牧捕亡貢令商運假寧雜令僧道營繕等十九項。尚得其三之二。原書久佚。明清以來書目絕不著錄。本館舊藏內閣大庫明初墨格寫本允稱天壤間僅存之秘笈。爰如式影印以爲治元代史事者之助。精裝六冊。實價六元。

全邊略記十二卷

明天啓間遼東巡撫桐城方孔炤著。記明季邊事至詳。乾隆間入禁書目。四庫不收。故傳本至罕。本館購得明刻初印本並移書日本內閣文庫。影鈔補足。用上等連史紙加工精印。誠研究。明。清之間及明季史事者不可不讀之秘籍也。全書六冊。實價六元。

平寇志十二卷

此書一名流寇志。清初管葛山人彭孫貽著。記明末流寇始末。自崇禎迄順治。用編年體。次清乾隆間禁書書目著錄。原本。流傳絕。茲據清初活字印本重印。全書三冊。實價三元。

藝圃齋筆晦四卷

明王肯堂著。肯堂爲明萬曆間樞學專門名家。此書首卷論樹諸條皆深切微妙。第三卷介紹利瑪竇西說及論述西曆尤詳。爲研究西學東漸史者所必讀。四庫入存目。傳本至罕。本館覓得明萬曆間原刻本。據以精印。全書三冊。實價三元。

埋劍記二卷

明吳江沈璟著。沈氏爲明代曲律專家。所撰傳奇僅數種。僕記見刊於毛氏六十種曲。餘並未見傳本。本館購從鄧縣馬氏借得。此書乃明代金陵書肆繼志齋刻本。附圖精工。從目缺。爲加工影印。以供同好研究中國戲曲史者。當以先觀爲快也。精裝二冊。實價二元。

總發售處

北平文津街北平圖書館

北平發售處

北平文津街北平圖書館

文津堂
景山書社
北平大出版社
學圖文部

隆福寺街
景山東街
天津
南洋花旗
杭州
上海
南京
江蘇省立圖書館
中華書局
浙江省立圖書館

二月

日暖風和

蘭所斯文海定樓

夏

日

通

暖

遠

久

已

合

委

精

春

暖

一

萬

具

舉

動

靜

壽

因

和

商

往

想

通

其

宜

自得其樂

其樂自得

影書體素縹獲所蘭所斯文海定樓

(抄文選漢簡素縹獲所蘭所斯文海定樓影本看參)

越州都督府
日落園內供奉
丁彌彌并伍拾錢的頭領
上都邑來路次恐棄內人首而回作終書本外
得收假作三年七月十日到處所開元寺九月十日
始往西京及至華山寺迎利永法缺大此寺普燈
遇過兩萬將湖光寺主贈僧長卷寺然同不
須過而者准治者此已給說事依期遇
人中政并監月拾政一女給
出小草今
生。深有十其勤入此
樂府集
近二所過唐城寺井
(文一)所過唐城寺月三號本石壁)

跋劉子植好大王碑攷釋

梁啓超遺著

高句驪廣開土好大王紀功碑，立於晉安帝義熙十年，原文千八百餘字，在關內漢晉石刻中文字多至如此者已不概見，若包含史料之豐富，則更無足與比者。晚清光宣以還，學者始稍稍重視而董理之，陸存齋鄭叔問楊星吾羅叔韞劉翰怡諸君各有校釋或跋記，法人沙畹親至碑下，實測其所在地及高寬度數等，於是此碑年代地點形製皆確定，異文之可讀者亦什得八九矣。顧此碑所以爲重於學術界者在其史蹟，而碑中所舉計水城邑部族之名稱逾百，實史蹟之骨幹，非考知其今所在地及其與中外史傳所記述名稱之異同沿革，則尙論史蹟無下手處，惜前賢舉未暇及此也。門人永嘉劉節字子植，承其鄉先輩孫氏父子黃氏父子之學風，善能以堅持博，在清華研究院兩年，所業益大進，此篇則其今夏畢業成績；得此而好大王碑之價值增重於疇昔者乃倍蓰矣。夫治史夙以明地理爲難，而地理之在藩屬四裔者爲尤難。舊史所載，什九非由躬歷，展轉傳述，已多影響訛謬，加以古人重譯，音變實繁，時代嬗移，異稱踵出，其同地異名同名異地者比比皆是，未經梳理，棼如亂絲，鉤甲稽乙，動輒迄自昔讀四裔史傳者，未有不以此爲大苦也。子植所持術，在應用近代學者所發明之音變原則，而以極忠實之態度，準據地望，融通諸史異文以求其是，例如挹婁之遞變爲沃沮，夫租，夫餘，玄菟，乃至由沃沮遞變爲烏稽，渥集，窩集，又別變爲勿吉，靺鞨；以今日中土語讀之，若甚相遠，然細按聲變之則，持源以治其委，則其展轉異名之由來，一一可指也。子植

又善能發見其大共名以適用之於專別名，如奄利爲大水，其異稱有淹、掩、施掩、淹瀋、鹽鹽、鴨綠等，後乃成爲鴨綠一大江之專名；如忽本爲城邑，其異稱有忽卒、本率、賓恤品，乃至紇升骨喙評等；通此一語，則本國舊傳及東史所記載涉類此諸文者皆可解也。子植所以能爬羅極複雜棼亂之地理名稱使之若網在綱者，其操術大略如此。至如今平壤之外別有古平壤，而括地志所稱高句驪都平壤城即漢樂浪郡王險城者，並非今之平壤；如韓與譏實爲一族，逸周書注之寒穢即碑文之韓穢；如穢非靺鞨，東史所記漢魏晉間靺鞨強盛者，以碑文反證，皆乖事實；諸如此類，創見非一。自嘉定錢氏青浦王氏盛倡以碑補史以碑正史之論，學者頗矻矻致力。然內地諸碑誌，其碑主什九非歷史上重要人物，其文雖偶有可補史闕或是正史之訛誤者，率皆末節，不足爲輕重於學術界。晚近四裔碑版頗出，若吐蕃會盟、若闕特勤、及此好大王者，皆以一石爲一種族興替唯一之史料，而治之較難，從事者卒少。子植之於此碑，雖未敢謂已盡發其祕，然循此塗以邁進，則金石證史之理想庶著著可以實現矣。余旣未專治此碑，於東史常識且極貧乏，愧不能有以補子植所未及或匡其舛謬，喜此篇之成，能爲金石學界開一新路，故略述其用力及得力處跋之如右。戊辰孟秋新會梁啓超。

與周叔迦論牟子書

胡適

其一

叔迦先生今日細讀大作牟子叢殘，佩服之至。任公的辯僞未免太粗心，殊爲賢者之累。如云此書「一望而知爲兩晉六朝鄉曲人不善屬文者所作」，這真是冤枉之至了！理惑論文字甚明暢謹嚴，時時作有韻之文，也都沒有俗氣。此書在漢魏之間可算是好文字。任公大概先存僞書之見，不肯細讀耳。

先生考得交州牧爲朱符，因證明原序中「牧弟豫章太守爲笮融所殺」即是朱雋之子朱皓，這是一大發現。任公不曾細考，遂以爲文義不相屬。至于原序是誰所作，先生斷爲蒼梧太守所作，似不然。原序是牟子自述，似不用疑。鄙意以爲原書舊題「蒼梧牟子博傳」，而後人誤加「太守」二字。

先生駁任公的幾點，我皆贊同。只有第二點或有可討論之處。王度說漢魏皆禁漢人不得出家，此語不應無所據。鄙意以爲理惑論中所說「沙門」皆不曾明說是中國人。所說「被赤布，日一食」，固像印度人；而「取賤賣貴，專行詐給」必是指印度商人。大概南方海道來的「沙門」不限於受戒的僧侶，而「好酒漿，畜妻子，取賤賣貴」的印度商人，在中國人看來，也都可以叫做「沙門」。而不知這種人雖皈依佛教，却和那些「日一食，閉六情」的和尚大不相同。

或者極南方的中國人先有出家做沙門的，而王度所說只指此中國而言。此意不知有可取否，乞指教。胡適。廿三廿六。

其二

叔迦先生：前讀大著牟子叢殘，曾寄一書，略表敬意。今天讀三國志，又替先生尋得一證，不敢不奉告。

先生說交州刺史朱符是朱雋之子，或是他的姪子，此說根據有三：

- (1)後漢書陶謙傳：笮融殺豫章太守朱皓。
- (2)又朱雋傳：子皓，官至豫章太守。
- (3)吳志士燮傳：交州刺史朱符爲夷賊所殺。

先生綜合此三事，用來解釋牟子自序中「牧弟爲豫章太守，爲中郎將笮融所殺」一語，斷定交州牧爲朱符，於是這一篇自序傳遂成爲有歷史可證的文字。此序有了歷史的證實，於是全部理惑論也成爲可信的史料了。

此事關鍵在於兩點：(一)牟子時的州牧是否朱符，(二)朱符是否朱雋的子姪。今天我讀吳志士燮傳，見薛綜上孫權疏，敘交州民俗史事最詳，記後漢末年交州之亂尤詳，其中云：

又故刺史會稽朱符多以鄉人虞褒、劉彥之徒分作長吏，侵虐百姓，強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山賊並出，攻州突郡，符走入海流離喪亡。

此劉彥即是辛子自序中州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的劉彥，可證當時州牧爲朱符。又朱符是會稽人，朱雋正是會稽上虞人，我們雖不能確證他是朱雋的子姪，但似無可疑了。又雋傳稱朱皓「亦有才行」。吳志劉彥傳注引《帝王春秋》、許子將謂蘇曰：「朱文明（雋）善辟諱，以信人，可見結之爲人。」

匆匆報告，乞賜教正。胡湧

通廿五七

頃草一書，意有未盡，又補一頁。

薛綜傳云：「少依族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綜是沛郡竹邑人。又程秉傳云：「程秉汝南南頓人也，逮事鄭玄，後避亂交州，與劉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又士燮傳云：「燮時為交趾太守體器寬厚，謙虛下士，中國士人往依避難者以百數。」陳國袁徽與荀彧書曰：「交趾士府君處大亂之下，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場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此皆可證牟子自序中「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的話。劉熙當即是作釋名之北海劉熙，也是避亂交州的一位學者。此又可補前人所未考。

又士燮傳云：「燮兄弟並爲列郡，王侯領合浦，上林領九真，桂陽領武陵，雄長一州，偏在萬里，威尊無上。鳴鐘磬，備具威儀，笳簫鼓吹，車騎滿道。胡人夾轂焚香者，常有數十。」試想交趾的「胡人」，不是印度波斯的商人？這些夾轂焚香的胡人，即是牟子所見的「剃頭髮，被赤布」耽好酒漿，畜妻子，取賤賣貴，專行詐給」的「沙門」也。胡適。

校經瑣記

周叔迦

上大人

近世村童初入學時。皆讀上大人章。然殊不可解。瑣聞數煌經卷唐人疏記中。釋半滿教義。有云。如世小兒上學。初學上大夫等。是半字教。聚議多字。名滿字教。則唐時已有之。後世誤夫爲大。所謂孔乙己者。應是孔仲尼也。

武婆

唐人諱治爲理。然亦有缺筆作治者。樹煌經卷中疏記有云。一治者。是高宗皇帝之名。而武婆之夫。李家弟三帝。諱稱治。蓋以武后缺廢爲庶人。所以不稱后而曰婆也。

南能北秀

自唐中葉。禪家分南北二派。世人但知係頓漸之殊。而不知實乃性相之異也。樹煌唐人百法明門義記疏云。「勝義宗者。出自南天。遠承文殊。近則提婆龍樹。從南水路來。至於南梁劉宋。吳地能大師說。故名南能。應理圓寶宗。出自北天。健陀羅國。遠承彌勒。近則無著世親。從北路來。至北京太原府秀大師弘宣。故名北秀。」蓋達磨東來。本以楞伽傳授。而楞伽乃相宗之本經也。歷世相傳。代有疏記。至五祖時。受玄奘學派之影響。所以神秀遂宗習法相。而六祖能創廢楞伽。而易以金剛般若經。南北二宗顯分性相矣。

讀「樂浪」書後

樂浪原書見本刊四
卷六號新書介紹

楊樹達

此書敘述詳盡精審，實爲近來考古學上一大著作。吾人欲研究漢代事實者，得此可以明瞭許多事實，使觀念確實，不至如在五里霧中，信可謂爲學術界之鴻寶也。蓋日本國家安寧，其學者能得各方面之援助以從事於此種偉大之工作，此則足令吾人豔羨不置者也。

本書三十五葉小註云：「本墓椁室之構造，初意止容夫婦兩棺，後以逐漸納棺，遂加改造，知本墓內男女遺骸乃合葬，非殉葬也。又樂浪第九號墳，初本爲容納兩棺之構造。但由其遺物考之，知其僅葬一棺，第二棺未嘗入葬，其椁蓋之構造較椁壁遠爲粗略，乃待他日合葬完畢後之經營情事如見。」按此說是也。以舊籍相證，亦足證明。後漢書卷三十二樊宏傳云：「宏建武二十七年卒，遺勅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爲式。」據此文觀之，知凡合葬者，後棺入葬，子孫必目睹先葬之棺，與王吁此墓之構造吻合無間。彼文爲合葬言之，則此墓之爲合葬，固無疑義也。又王吁墓內有明帝永平時代銘器，則墓在明帝永平以後所葬可知。光武雖有「吾萬歲以後欲以爲式」之語，他日光武葬時，究竟實行與否，不可得知。假令業已實行，而王吁此墓尙因仍舊習，未嘗受光武與樊宏改良的合葬法之影響，又可知也。

本書七十一葉云：「傍棺腐朽尤甚，僅留絹布之痕跡，其他三棺，則有數層絹布密著爲有機質泥

化物所覆。此二圖（圖版一二三與一二三所示）皆在棺內發現之絹布，以平織占大部份。有一幅平方經絲六十八緯絲三十九之精品，亦有經絲四十四緯絲三十四之粗品，此等皆衣服之殘缺甚明。如圖版一二三所示，一端尚留縫時針孔，可以證此而有餘矣。又有一片乃絹二枚連縫，其線尚在。」愚讀此節及以圖版對照，竊謂此種絹布不當如本書所說爲衣服之殘缺，而當爲衾被之殘缺也。蓋漢人殯斂必有衾被，衾被有表有裏，故霍光傳及王賁兩翼鮑傳名爲複衾。大抵遺骸入棺之後，以衾覆之，故衾在上，而衣在下。此在今俗猶如此。今俗衾不疋一枚，有七枚九枚多至十餘枚者。

蓋衣服與遺骸接近，易爲有機物之流汁所污，不易保存，衾則以在上方，較與遺骸遠隔，尤在其上層之衾，則與遺骸愈遠，故保存之可能性，衾較衣爲大。本書明云數層絹布密著爲泥化物所覆，泥土來自上方，知此絹布爲上層之物，是衾而非衣之證一也。衣有襞積屈曲，而衾爲平面，衣中縱有平面，亦決不如衾平面面積之大。今觀圖版一二三、一二三、一二四所示，皆平面，而中部無線縫，是衾而非衣之證二也。又圖版一二三東北二端，邊際皆有針孔，本書據以爲衣物之證明，不知複衾表裏之相連，亦當用針縫合，況北端邊際針孔東西成一直線，東端殘缺僅存，實北端亦殘缺，非其全。其針孔亦南北成一直線，而兩針孔線之相交，正成一直角形，由此可推知原物乃方形，是衾非衣之證三也。又針孔之距離甚疏不密，若是衣服，不應如此，是衾非衣之證四也。原田先生去春曾來華，而余去夏亦會作東京之遊，其時此書尙未出版，故未得早讀，面質此疑，頗可惜也。

本墓主人公之王吁，後漢書中無所見。惟後漢書卷七十六循吏傳中有王景傳云：「景字仲通，樂浪誇鄙人也。八世祖仲，好道術，明天文。景少學易，遂廣窺衆書，又好天文術數之事，沈深多伎藝。景以爲六經所載皆有卜筮，作事舉止質於蓍龜，而衆書錯糅，吉凶相反，乃參紀衆家數術文書，家宅禁忌堪輿日相之屬，適於事用者集爲大衍玄基云。」按景仕於明帝章帝二朝，據傳文觀之，其人蓋一精通術數之學者。王吁與王景是否同族，不敢斷言。惟殉葬之物，大都可以表示其人之學問嗜好；而王吁墓中有占式盤一則，其人亦必爲好術數者。然則王景承遠祖王仲之業而明智天文，術數，吁豈亦景之昆弟或子孫而爲傳其家學者之一人耶？（三十年八月二十二日草成）

國學論文索引續編出版廣告

索引是治學問最需要的一種工具書，是一般研究學問的人所必需的工具。而現在國內關於索引的著作，除了本書的正編和教育論文索引以外，却實在不大多見。大凡看過正編的人，沒有不感覺到翻檢便利，時間經濟的罷？所以爲滿足讀者需要起見，在最近期間國學論文索引續編又出版了。倘若諸君是已經買過正編，而欲知道最近二三年來國學界產品，想拿一把鑰匙，打開最近二三年國學界園囿之門，這部續編是最需要而不可少的了！書存無多，請不要錯過了機會！

定價 八 角

總發行處 北平文津街

國立北平圖書館